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中華書局

1193

213/68

四友齋叢說

〔明〕何良俊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縣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11¹/₂。印張·217 千字
1959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2,101—4,900 冊
統一書號：17038·29 定價：1.50 元

出版說明

四友齋叢說，明何良俊撰。初刻於一五六九年（隆慶三年），僅三十卷，後又續撰八卷，合併爲三十八卷，重刻於一五七九年（萬曆七年）。後來沈節甫摘鈔其中的明代掌故，編爲六卷，列入紀錄彙編中。鄧秋枚又摘取其論曲之語，刻入古學彙刊二集中。現在流傳的，都是這兩家的刪節本，很難看到全貌。此次重印，係根據萬曆刻足本，加以斷句。

全書分十七類：凡經四卷，史十三卷，雜記一卷，子二卷，釋道二卷，文一卷，詩三卷，書一卷，畫二卷，求志一卷，崇訓一卷，尊生一卷，娛老一卷，正俗二卷，考文一卷，詞曲一卷，續史一卷。明朝的學者，大都矜尚廣博而忽略了專精的一面，所寫筆記一類的書，總是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四友齋叢說也不能例外。

作者何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今江蘇省松江縣）人。嘉靖中以歲貢生入國學，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棄官歸家後，適值倭寇侵擾，復移居蘇州，與張之象、文徵明諸人交遊。明史稱其『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四友齋叢說自序亦云：『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在明代學者中，其博學多聞，僅在楊慎、胡應麟、王世貞諸人之亞。此書搜採既廣，間有傳聞失實之處，且沾染明季文士

習氣，參雜了一些閒適無聊之語。惟包含着很多明代史料、蘇松等處地方掌故，以及各類專門性的考證和批評，對於研究史學及文藝的讀者均有裨益，是明代綜合性筆記中較有意義的。

四友齋叢說的原刻本，也間有誤文缺字，因無別本可校，未敢擅改。句讀或不盡當，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初刻本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四友齋者。何子宴息處也。何子讀書顯愚。日處四友齋中。隨所聞見。書之於牘。歲月積累。遂成三十卷云。四友云者。莊子維摩詰白太傅與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叢者。聚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冗然荒穢蕪雜不可以理也。又叢者。叢脞也。孔安國曰。叢脞者。細碎無大略也。叢說者。言此書言事細碎。其蕪穢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則冗冗不可爲用者也。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爲費。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霸之餘略。以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卽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懌。如此蓋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幾四十。無所試。何子遂得心疾。每一發動則性理錯迕。與人論難。稍不當意。輒大肆詬詈。時一出詭異語。其言事亦甚狂戾。不復有倫脊。卽此十六卷所載者是也。或者曰。子之言多謬妄。其有一二中理者。子擇而去取之以傳。何如。何子曰。君固未聞元聲叟寐語之說者耶。夫寐語者寐語也。寐中之語。此譚妄之極也。寤而覺其妄也。針砭薰灼。醫療備至。及寐而寐語如故。此則天所授之病。雖沒齒不可藥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書爲乞兒。夜而夢

爲帝王。處於王宮。袞冕黼黻。南面以臨諸侯。亦有畫爲帝王。處王宮。袞冕黼黻。臨御百辟。夜而夢行乞於市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間顛倒謬悠何所不有。余又烏知寤時之君子。其寐而不爲小人耶。余又烏知寤時之小人。其寐而不爲君子耶。則余說之爲寤爲寐。爲君子爲小人。余蓋不得而定之也。則是君子小人交禪於寤寐之間。余旣不能辨識而別白之。況寐時之寢語。其孰爲是孰爲非。余又安能決擇去取於其中。故欲過而兩存之。以俟夫不諱寢語者示之。苟見之者曰。此何子之寢語也。則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莊語。蓋必有所憂也。則此書者。良俊之罪也。然其幸與罪。固在諸君子耳。良俊方在寐中。則又烏能定之哉。隆慶己巳九日。東海何良俊書於香嚴精舍。

初刻本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南京翰林院孔目柘湖先生何公著也。公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梓於世。世誦傳之矣。公家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氣。意旨所激。無嚴貴達。然語非鑿空。多本之經史而約之以時制。嘗曰。經猶本草。史卽藥按也。捨此而欲以濟世。無他術矣。又曰。士必通達國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余蓋深服其言云。至非其人而語所不合者。公去之若澆。不屑以一語復也。人固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晚稍試冷局。卽棄去。值海寇發難。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吳臺笠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築香巖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藏之胸中。今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願公數語以首之。余授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才治紀邊防兵食民風士論。先正之風猷。一時之談謔。旁及字畫歌曲之伎。笠乾之書。遠弋博采。率當晰情實。持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

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錄稗說者類也。夫談經者。棄註疏而守一家之傳註以爲筌蹄。論文者。背古始而修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人者。以一青而掩其大節。經國者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視成憲爲故牒。以紛更爲任事。議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卽今之所覩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歎息者。第習旣相沿。習慣之而不敢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賈生之志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古爲能。吏以字民守法爲政。捐苛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槩而遠脂韋之習。豈非太平之長筭救時之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寡也。昔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嘗不致意。苟志行瑣瑋。亦何嫌於該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羣。然返觀內照。守靜虛以尊生自葆。與逐逐腐鼠駭機血指汗顏而不知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將以此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末學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擡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薄自文。其視公之閱博。不直小巫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避忌。非諸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爲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不出之。終日如含瓦石以媚說博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爲。蘇長公有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有蟲。吐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略於塵埃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若浼矣。又何足槩公之雅度。余學術荒落。少爲公賞識。留都時志業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受。有王蔡之好。室邇芝蘭。炊汲在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

之。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前史官廣乘山人朱大韶撰。

重刻本序

內翰何先生撰叢說三十卷。以活字行有年矣。歲癸酉。續撰八卷。先生慮板難播遠而說有改定。議捐長水園居重繕雕梓。不意是歲先生邁疾不起。仲頤之室。先生之兄子也。辱知遇良厚。將屬續。執手而詔之曰。暮齒著書。精力萃焉。子其成吾志。無使失墜。仲頤唯唯。甫蓋棺。門祚隕落。幼孫湛迫於公私。不遑及也。仲頤不忍以茲費告。又自揣綿力不勝。永訣以來。徒懷耿耿。都運王淵隄公分符茲土。政平訟弭。齋閣燕閒。進茂秀而課其藝。徵求故家文獻。雅慕先生名。亟欲覩全梓。數數語太冲袁比部後朋莫太學董其事。二公謬推仲頤。公卽命駕造門。索稿讀之。喜動眉宇。捐俸倡義。二公相之。梓旣竣。通得三十八卷。仲頤撫卷太息曰。嗟嗟。茲刻也。死者慰幽魄。生者酬心許。諸公貺之矣。竊惟世廟中以文鳴吳下者。先生稱爲巨擘。其文總博羣籍。雄俊淵邃。如靈光傑構。神匠經營。周序鳴球。衆音統攝。日與其弟禮部公矯翼齊飛。苞輝掩映。時稱東海二何。有集若干卷。流布寰域。具可考見。其叢說之作也。閱朗博物之蘊。憂時憤世之志。皆著之篇端。大都詞剴而非激。鈎玄而不鑿。識邁而通方。任達而中慮。旨哉其言之也。先生自敍方諸寢語。意自貶損。第直寫胸臆。率已見而犯時忌者亦或有之。噫。此予所謂憂時而憤世者也。知者諒焉。自

顧謝劣。何能讚一詞。敬以校刊始末昭示其後昆。令知先德未墜。敏勉作求云爾。
萬曆己卯春三月。從姪倩張仲頤頓首撰。

重刻本題辭

余嘗從八寶朱射陂氏知東海有柘湖何子。心竊慕之。比臨海上。則已物故。爲之悵然。其猶子充之雍之二太學以所譔語林翰林集暨四友齋叢說來。余受而讀之。讀語林曰。詳而核。精而不穢。良史才也。讀翰林集曰。詩諸體具備。古擬漢魏。律效盛唐。文則步驟遶固之間。可傳已。至叢說讀旣。則又躍然喜不自禁。蓋余恆有古今之慨。喜其說之時有當余心也。惜其刻未善。詢之充之云。茲活字摹本也。尙有續稿八卷未摹入。今存張冲字所。遂佐其費。俾召善工並刻之。以示其兩孫。噫。九原有知。將不謂余爲知言矣乎。刻竣。冲字謂余當有言。因題其首如此。

三十六湖雲水二十四橋烟月主者廣陵龔元成書於吳松行署青天白日軒中。

四友齋叢說目錄

初刻本自序	五
初刻本序(朱大韶)	七
重刻本序(張仲頤)	一〇
重刻本題辭(龔元成)	三
卷之一 經一	一
卷之二 經二	三
卷之三 經三	三
卷之四 經四	三〇
卷之五 史一	四
卷之六 史二	五〇
卷之七 史三	五
卷之八 史四	六

卷之九 史五	七
卷之十 史六	八
卷之十一 史七	九〇
卷之十二 史八	九七
卷之十三 史九	一〇五
卷之十四 史十	一二三
卷之十五 史十一	一二四
卷之十六 史十二	一三四
卷之十七 史十三	一四五
卷之十八 雜紀	一五五
卷之十九 子一	一六三
卷之二十 子二	一七六

卷之二十一	釋道一	一八七
卷之二十二	釋道二	一九四
卷之二十三	文	二〇三
卷之二十四	詩一	二二三
卷之二十五	詩二	二三五
卷之二十六	詩三	二三三
卷之二十七	書	二四四
卷之二十八	畫一	二五五
卷之二十九	畫二	二六三

卷之三十一	求志	二七〇
卷之三十一	崇訓	二八二
卷之三十二	尊生	二八九
卷之三十三	娛老	二九八
卷之三十四	正俗一	三〇〇
卷之三十五	正俗二	三〇八
卷之三十六	考文	三二五
卷之三十七	詞曲	三二六
卷之三十八	續史	三四五

四友齋叢說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爲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安可不留意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凡四卷。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後世以樂經合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士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言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爲富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爲世用者。能幾人哉。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又益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爲十三經。而孔穎

達邢昺諸人爲之作正義。謂之十三經註疏。今有刻行本。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不足爲顯。使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以竊祿爲能養。以叨名爵者爲能顯其親。相去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識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是也。有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篇目尙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識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異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記並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緯。不在此數。則五經考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